

收稿日期:2025-03-25

现代化进程中满族民间音乐的身份重构与创新发展的

孙连君

(盐城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满族民间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华民族音乐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鲜明的地域性样本。然而,在现代化与数字化浪潮冲击下,满族民间音乐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因此,满族民间音乐要在身份重构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发展路径,如艺术形式跨界融合、与学校展开联动、加大跨文化对话与区域协作、实现现代性系统转型等,以促进满族民间音乐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推进其传承与创新,使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现代化;满族民间音乐;身份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4-0104-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满族民间音乐活态传承与保护路径研究(20BD050)。

作者简介:孙连君(196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盐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音乐文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4.051

在现代化进程中,满族民间音乐通过创新、融合与重构,形成符合当代社会需求的新文化形态。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音乐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以及如何适应现代化建设和人民观念变革的需要等一系列挑战”^[1]。流行音乐与商业文化对满族传统音乐形成挤压,导致满族民间音乐文化逐渐被边缘化。满族民间音乐在现代化和数字化的双重冲击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下民间音乐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话题。

一、现代化进程中满族民间音乐发展面临的困境

满族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满族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认知逐渐淡薄,传统音乐的表演技艺和传承模式也受到冲击。同时,在尝试将现代音乐元素融入满族民间音乐的过程中,部分作品因过度追求商业化,导致音乐原有的核心特征被削弱甚至掩盖,这些都给满族民间音乐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一)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

满族民间音乐身份认同指的是满族民间音乐作为一种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符

号体系,在满族文化以及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独特身份标识。扬·阿斯曼说:“集体的认同的可见性受到一个完全来自象征层面的表达方法的受限。”^{[2]136} 满族民间音乐的身份认同既体现在其音乐形式与风格上,也体现在其象征的文化意义上。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使满族传统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城市化使民间音乐的生长土壤逐渐丧失。从宏观层面来看,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不仅改变了满族人民的生产方式,还对其生活方式和文化遗产模式带来了根本性冲击。众所周知,民间音乐的主要特征之一为地方性,或者说地域性、乡土性。“各地区的地理气候、自然生产条件、社会变迁、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等都有不同的特色,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性格气质,以及审美情趣也各有差异。”^[3] 传统的渔猎、农耕生活方式是满族民间音乐产生的重要土壤,这些音乐形式往往与特定的劳动场景、季节节庆,以及宗教仪式紧密相关。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满族人民逐渐从乡村迁往城市,从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业或服务业从业者,这种转变直接改变了满族民间音乐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从微观层面分析,生活方式的变化还导致了代际文化传承的断裂。正如刘富琳所言:“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规律中,无论是有谱,还是无谱,‘口传心授’始终是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主要方式。”^[4] 在传统社会中,满族民间音乐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在家庭、村落等小范围群体内进行传承。但现代教育体系和职业分工的普及使得年轻一代更多地接受标准化、普适化的知识体系,而非本民族的文化和技能。此外,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满族民间音乐的独特性,使其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境地。

满族民间音乐根植于社会生活,具有明确的功能性和仪式性。在过去,这些音乐多用于表达劳动情感、庆祝丰收或祭祀祖先,既有打场号子和渔猎歌服务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实践,又有萨满神歌承载着族群记忆。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引发了民间音乐功能的转变,这些民间音乐更多地成为一种展示性文化符号,服务于旅游开发或文化展演活动。这种功能转换虽然为满族民间音乐提供了新的传播途径,但也可能导致其原有内涵的简化或异化。因此,社会变迁对满族民间音乐的影响是多维度的,既涉及生存土壤的丧失,也包括传承机制的改变和文化功能的转型。

(二) 传承主体式微

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满族传统聚居地的文化生态正面临深刻变革。年轻一代因教育、就业等原因大规模迁徙至城市,导致传统乡村社区的活力逐渐衰退。在城市多元文化环境中,流行文化与外来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满族民间音乐等传统文化传播空间被一再压缩。“部分依赖于整体,并且通过自己在整体中扮演的角色来获得自己的认同;而整体同时也要通过所有部分的共同作用才得以形成。”^{[2]134} 部分代表了年轻一代,整体表示社会的多元文化环境。现代社会转型直接削弱了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年轻一代与民间音乐接触的机会大幅减少,传承意识亦趋于淡薄。以岫岩满族聚居地为例,过去每逢节庆活动,满族民间音乐表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场景热闹非凡。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许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追求流行音乐演唱会等现代娱乐形式,对满族传统音乐的演奏技法、演唱风格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了解甚少或不愿了解。这种兴趣偏好的转变不仅造成了传承主体数量的锐减,而且加剧了满族民间音乐传承链断裂的风险。

(三) 传播途径受限

满族民间音乐的传播长期以来依赖口传心授方式和通过传统民俗活动表演,这种模式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当代社会中逐渐显现出多方面的局限性。从传承角度来看,口传心授虽承载了

深厚的文化价值和情感联结,但由于其高度依赖个体记忆与主观表达,而音乐内容在代际传递过程中极易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导致信息失真、细节遗失或风格变异。这种非标准化的传承方式不仅削弱了音乐作品的完整性和原真性,还可能使某些珍贵的艺术元素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流失。同时,作为满族民间音乐主要展示平台的传统民俗活动,其受众群体往往局限于特定区域内的社区成员,难以突破地域的限制。加之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年轻一代对传统民俗活动关注度下降,使受众范围日益狭窄,也严重制约了满族民间音乐的文化辐射能力。

在新媒体时代,满族民间音乐因缺乏与之匹配的技术支持和传播策略而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这种传播困境不仅阻碍了满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认同构建,也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感日益弱化。

(四)创新发展不足

传统音乐需要在不断创新中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在不破坏传统音乐基调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特征,对其进行创新,让传统音乐作品散发出时代气息,适应当代受众的审美需求,以实现其现代传承”^[8],满族民间音乐发展亦如此。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文化变迁对满族民间音乐传承与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传统音乐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在年轻一代中逐渐淡化,导致其社会认同度持续下降。加之现代娱乐形式的多样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满族民间音乐在当代文化体系中的边缘化趋势愈发明显,其创新发展不足现象日益突出。一是创作理念滞后,当前满族民间音乐创作在传统曲目的整理与改编方面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创作整体来看,仍存在明显的单一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未能充分融合现代音乐元素与先进的创作理念,缺乏对满族音乐深层次挖掘和创新性表达。许多音乐创作者囿于对传统音乐素材的表层运用,未能深入理解满族文化内涵与现代社会精神之间的契合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音乐作品的时代感与传播力。这种创作方式不仅难以突破传统框架,还无法有效回应当代受众日益多元化的审美需求,从而削弱了满族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影响力与艺术感染力。与此同时,由于对满族音乐的历史语境、民族特色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定位缺乏系统性研究,导致其在跨文化传播和国际化表达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亟需通过更具前瞻性和包容性的创新加以改进。二是创作人才队伍的短缺。老一辈民间艺人虽在传统技艺上造诣深厚,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和对现代音乐理论知识缺乏了解,加之对数字化传播手段及跨文化表达方式的感到陌生,在结合当代审美需求进行创新性转化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年轻一代又因文化认同感较弱、行业吸引力不足和待遇较低等因素,鲜有人愿意投身满族民间音乐事业,这进一步加剧了人才短缺的局面。此外,国内音乐院校对满族民间音乐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相关课程设置零散且缺乏系统性,教学内容多以民族音乐概论为主,未能深入挖掘满族音乐独特的艺术特征与表现形式,难以形成科学、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这种现状不仅导致专业人才梯队建设青黄不接,更使得满族民间音乐的创新发展失去了核心动力。同时,由于理论研究滞后、实践机会有限,以及社会关注度低,满族民间音乐的独特艺术价值在现代化语境下难以被充分挖掘、有力保护和有效推广,其全球化传播也因此受到严重制约。

二、现代化进程中满族民间音乐身份的重构

满族民间音乐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涵盖了山歌、小调、劳动号子、萨满音乐等,这些都是构成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在旋律构造上,满族民间音乐以五声音阶为基础,同时融入变宫、变徵等音阶元素,呈现出灵活多变的调式特征。在节奏方面,满族民间音乐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常见复合节拍与切分节奏的交替使用,以增强音乐的律动性和感染力。萨满音乐作为满族民间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中的神歌以其独特的旋律结构和庄重

神秘的氛围著称,神歌的演唱通常伴随特定的仪式动作,加上打击乐器的配合,形成一种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

满族传统音乐蕴含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内涵。山歌作为一种原生态的音乐表达形式,生动再现了满族先民在山林间劳作的场景,其旋律婉转悠扬,歌词质朴直白,不仅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还满足了情感交流与精神寄托的需求,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重要纽带。小调则以更为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细腻情感和社会互动,从婚丧嫁娶等人生重要仪式到季节更替带来的农事变化,无不体现出满族社会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艺术化表达。这种音乐形式,往往通过灵活多变的曲调与富有韵律的歌词,反映不同情境下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规范,是研究满族民俗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萨满音乐作为满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满族文化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复杂仪式活动中的核心元素,通过独特的节奏、音调和特定乐器(如神鼓、铜铃等)的运用,构建起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音乐空间。萨满音乐在维系民族认同感、强化群体凝聚力,以及传承民族记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满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之一。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满族民间音乐身份认同进行重构是满族民间音乐传承与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加强满族民间音乐的学校传承

音乐身份是个体或群体通过音乐实践形成的文化认同、审美取向和社会角色认知等。在西方音乐与商业文化的双重挤压下,本土音乐体系面临边缘化风险,其承载的族群记忆、审美价值与社会功能正逐渐被消解。通过音乐身份的重构,不仅能够激活传统音乐的现代适应性,实现从“遗产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范式转换,更能重塑文化主体的认同坐标,在多元文化碰撞中确立差异性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学校应发挥出核心作用。

首先是传承满族民间音乐基础知识,音乐基础知识对音乐身份重构具有奠基性作用。“自学堂乐歌以来,我国的学校音乐课程建构是以西方音乐知识为基础的,可以说,西方音乐知识是学校音乐课程知识建构的‘实体’‘基础’。”^[6]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知识所蕴含的独特音阶体系、节奏组织和乐器形制,构成了区别于西方音乐理论的认知范式。这些知识不仅是理解满族民间音乐本体的密码,而且是建构文化主体性的认知基础。只有当学习者系统掌握这些“地方性知识”时,才能突破西方音乐理论体系的认知框架,形成双重音乐能力,从而在跨文化音乐实践中实现真正的对话与创新。

其次是学会演唱演奏满族民间音乐,这对满族民间音乐身份重构具有本体性意义。演唱演奏作为具身化的文化实践,能够使学习者通过身体经验直接感知满族音乐特有的声腔系统、韵律组织和表演程式,这种亲历性的音乐体验远比理论认知更能深化文化记忆。通过具体的表演实践能激活满族音乐中蕴含的“身体知识”,可使文化身份得以具象化,突破西方音乐教育塑造的听觉习惯,重建符合满族音乐审美的话语表达方式。因此,演唱演奏不仅是技艺传承的手段,更是通过“做音乐”来重构文化认同的实践,其本质是以身体为媒介完成文化主体性觉醒。

再次是理解满族民间音乐的文化,这对音乐身份重构具有根基性意义。正如王耀华所言:“在传统音乐的传承中,不仅要致力于音乐本体的传承,而且还要注重于该音乐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挖掘、阐释和传授,使传承者时刻关注该音乐中的文化。”^[7]理解满族民间音乐的文化语境和内涵,能够突破西方音乐分析范式的局限,真正了解满族民间音乐的“文化文本”,明确音乐所承载的文化记忆。

最后是校内外联动,以社区活动、文化讲座等形式,构建多维度的文化传播网络。例如:组织

满族传统音乐表演活动,使大众直观体验音乐的魅力;开展专题讲座或工作坊,邀请专家学者解析满族音乐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价值;借助数字化手段录制音频、视频资料,扩大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这些举措有助于提升社会大众对满族民间音乐的认知水平,增强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推动满族音乐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在推动音乐身份重构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已成为实现满族民间音乐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过程既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刻,亦非对现代性的无条件妥协,而是在保持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音乐话语体系的当代重建。这种融合能够突破传统音乐在当代语境中的“博物馆化”困境,赋予其新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从而在文化记忆延续性与时代适应性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传统元素的系统性保留为身份重构提供了文化根基,而现代表达方式的引入则为其拓展了传播维度和接受空间,二者相互作用形成具有生长性的音乐文化生态,从而使满族民间音乐得以在全球化背景下有其独特的文化坐标和话语权力。这种融合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实践,既维系了族群音乐基因的连续性,又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现代转换。

以满族传统音乐的核心文化元素为基点,通过精细的旋律提炼和节奏重构,融入现代音乐制作技术,可打造出兼具民族底蕴与时代气息的新作品。此外,跨界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策略。满族民间音乐可与现代舞蹈、戏剧甚至多媒体艺术相结合,举办沉浸式的满族民间音乐艺术体验活动。当代一些年轻的音乐人在流行歌曲中加入满族民间音乐的五声调式和满族音乐中的一些特殊节奏类型,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民族特色,又巧妙契合了现代听众对多样化音乐风格的需求,从而更进一步拓宽了满族音乐的传播边界与社会影响力。

(三)打造满族民间音乐的文化品牌

满族民间音乐作为独特而珍贵的文化符号,其身份重构不仅关乎艺术传承,更涉及文化产业的深度发展。通过精心策划并举办满族民间音乐文化节,能够为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提供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例如,在一些重大的节日期间,我们可以设置露天音乐会,邀请知名艺术家与当地民间艺人同台表演,让现场观众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感受满族传统乐器的独特魅力。我们还可以组织以满族民间音乐为主题的互动体验活动,如开设手鼓制作工坊或传统舞蹈教学课程,使参与者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和体验满族音乐文化。此外,开展音乐比赛也是提升满族民间音乐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比赛中可设立多个类别,包括传统曲目演奏、原创作品创作和即兴表演等,鼓励不同年龄的参赛者积极参与。借助比赛发掘更多新生代人才,推动满族音乐从单一的“文化遗产”向多元化的“活态艺术”转变。与此同时,开发与满族民间音乐相关的文创产品,进一步强化文化品牌的市场渗透力。例如,设计限量版音乐唱片、制作精美的乐器模型、开发融入满族元素的文化服饰等,这些举措通过品牌效应的放大作用,可以有效地促进满族民间音乐文化身份的重构。

满族民间音乐身份重构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社会和满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只有深入挖掘其传统内涵,积极应对社会变迁与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采取有效的重构策略,满族民间音乐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确立其独特的文化符号身份,从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三、现代化进程中满族民间音乐创新发展的路径

创新是满族民间音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既要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的

认同,又要运用多元思维模式将一些传统的符号、价值、思想和行为等加以重组或改造,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8],我们应从多个方面思考其创新发展的路径。

(一)加强艺术形式跨界融合

跨界融合,即通过引入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传播载体,在保持满族民间音乐文化内核的基础上,拓展其现代艺术表达空间。这既为满族民间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又能通过跨领域碰撞产生创新的张力,推动其从单一民族艺术向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表达形式演进。满族民间音乐作为一种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艺术形式,近年来在与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等现代音乐形态的深度融合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例如,音乐人宋熙东以“融合民俗与说唱”的形式,将满族传统器乐如满族琵琶和八角鼓与现代说唱节奏相结合,创作出一系列兼具民族性和国际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还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为满族民间音乐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范例。在舞台表现方面,艺术家韩萧寒通过全息动画技术重构了萨满音乐《乌勒本》,将满族传统的鼓乐与现代交响乐完美结合,打造出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这种跨媒介的艺术实践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认同。此外,《乌勒本》的数字化呈现方式也为其在年轻群体中的传播创造了更多可能性。与此同时,满族音乐元素被广泛融入摇滚乐,形成了独特的“满族摇滚”风格。这一风格以电吉他、合成器等现代乐器为核心,重新诠释了满族传统音乐的核心基因。例如,“长白之音”乐队在专辑《山林回响》中,将满族民歌《摇篮曲》改编为摇滚版本,通过强烈的节奏感和情感张力,赋予传统旋律全新的表达形式。

(二)加大在学校传承中的创新

满族民间音乐通过学校教育实现代际传承,这一实践已成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播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将《八旗振鼓舞》《喜歌》等经典曲目引入课堂,并创新性地采用“听、唱、演”教学法,“传统音乐与当代音乐的教育相比,更加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对其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时代氛围、审美意识等因素的理解”^[9],因此有必要让学生在多感官体验中加深对满族音乐的理解,因为只有让学生亲身体验音乐形态,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才能真正实现其活态传承。例如,宁安市满族民俗展览馆与音乐课堂的联动丰富了这一教育模式。学生在参观满族渔猎、祭祀场景后,能更直观地理解音乐与其文化背景之间的深刻联系。再比如,在学习《八旗振鼓舞》时,学生们可以通过展览馆中的历史服饰与乐器展示,了解该舞蹈如何反映满族先民的军事生活与表现民族精神。这种沉浸式学习方式不仅强化了音乐知识的记忆,还激发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此外,“非遗进校园”模式的核心在于平衡传统音乐的原生语境与教育现代化需求。由此可见,满族民间音乐在校园中的推广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对其生命力的延续与发展。

(三)强化跨文化对话与区域协作

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交流是促进区域文化多元融合的重要途径。例如,牡丹江师范学院主办的“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研讨会”通过聚焦满族萨满音乐与俄罗斯远东民族音乐、朝鲜族农乐舞等艺术形式,构建了“传统音乐+国际表达”的创作范式。这种范式不仅强调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还通过现代艺术手法和跨文化视角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在具体实践中,满族民间音乐以其独特的仪式性与叙事性,成为连接东北亚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纽带。例如,满族萨满仪式中的鼓点节奏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那乃族的传统打击乐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这为双方音乐互鉴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朝鲜族农乐舞以其欢快的旋律与集体表演形式,展现了东亚稻作文化圈的共同审美特征。这些艺术形式的对话,不仅深化了对各自传统的认识,也为跨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

力。在文旅实践中,满族民间音乐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赫哲族经典曲目《乌苏里船歌》共同构成了东北亚音乐文化圈的核心内容。近年来,该地区的联合演出活动逐渐增多,如2022年举办的“东北亚民族音乐节”,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众多艺术家参与。通过曲目互鉴与即兴合作,艺术家们探索出多种融合表现形式。如将满族萨满仪式中的吟唱与朝鲜族长鼓舞相结合,或用俄罗斯传统乐器巴扬演奏蒙古族音乐的旋律,这些尝试均获得了广泛好评。

此外,东北亚音乐文化圈的形成对地方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音乐作为一种世界语言,不仅能促进文化共生,还能带动区域经济繁荣。随着未来技术手段的进步与国际合作的深化,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交流有望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注重向现代转化

传统的民间音乐进行现代转化以适应当下人们的审美心理和文化需求,既是满族民间音乐身份重构的重要举措,也是其创新发展的必然路径。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实践,通过创造性转换传统音乐的表现形式、传播载体与接受语境,实现其表达的系统转型。如韩萧寒在深圳音乐会中融合全息动画与萨满鼓击打,将史诗《乌勒本》转化为沉浸式视听体验。萨满鼓的节奏基因被解构为电子节拍,配合动态投影的萨满服饰和纹样,实现了仪式的神圣性与现代审美需求的平衡。这种实验延续了新的满族音乐文化体系建构的逻辑,即通过“涵义增大系统”将传统器乐转化为文化符号,既保留了萨满信仰的象征意义,又拓展了其公共文化功能。满族音乐与民族管弦乐的结合又可创新为另一种范式。如沈阳师范大学创作的组曲《赫图阿拉的记忆》,将单鼓节奏与五声音阶融入交响化编配,实现了传统基因的现代转译。这种创新路径说明了民间音乐通过“再语境化”适应现代文化体系,既强化了文化认同,又维系了族群身份。

由此可见,满族民间音乐创新始终面临“本真性”与“工具性”的张力。与蒙古族《江格尔》的数字化改编相似,满族萨满音乐在文旅开发中常被简化为表演道具,而其治疗性功能与宇宙观叙事被弱化。这种矛盾凸显了技术赋能的双刃剑效应,数字技术虽能扩大传播半径,却也可能消解文化内核的复杂性。因此,创新发展需建立活态保护机制。满族民间音乐的现代转化揭示了传统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要达到的动态平衡:既需通过技术赋能与跨界融合拓展表达边界,也需警惕文化符号的过度解构。文化身份重构的本质是构建“传统基因解码-当代语境转译-多维媒介传播”的系统性创新。

四、结语

在现代化进程中,满族民间音乐遭遇身份认同危机,传承主体式微,传播途径受限,创新发展不足,具体体现在创作理念滞后、人才队伍短缺等方面。基于此,对满族民间音乐身份重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满族民间音乐文化内涵丰富,在风格、节奏上都独具特色。然而,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给满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带来挑战,社会变迁改变了满族人的生活方式,也弱化了满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力度,而文化交流需要平衡传统与创新。为此,需要通过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现代融合、文化品牌塑造等策略推进满族民间音乐身份重构。

在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中,满族民间音乐在艺术形式跨界融合、教育体系渗透与活化传承、跨文化对话与区域协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面临“本真性”与“工具性”的矛盾。总之,满族民间音乐需要把握现代化机遇,深入挖掘满族民间音乐的传统内涵,积极应对挑战,通过系统性创新,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重新确立其存在的独特文化符号身份,使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赵塔里木.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价值再认识[J]. 音乐研究, 1989(3): 56-64.
- [2] 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36.
- [3] 周青青. 中国民间音乐概论[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 4.
- [4] 刘富琳. 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传承特征[J]. 音乐研究, 1999(2): 71-77.
- [5] 吴文静. 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路径探析[J]. 开封大学学报, 2023(1): 64-66.
- [6] 朱玉江. 百年中国学校音乐课程变迁的文化哲学研究[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 253.
- [7] 王耀华. 20世纪中国高等院校传统音乐教学的回顾及其展望[J]. 中国音乐, 2000(1): 7-12.
- [8] 朱玉江.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话语的文化哲学省思[J]. 音乐研究, 2020(5): 86-94.
- [9] 崔学荣, 邢思雨. 具身认知视阈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音乐文化教育探究[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66-73.

The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anchu Folk Music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SUN Lianjun

(School of Music,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Manchu folk music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traditional music.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has become a distinctive sample of indigenous art form in the diversified family of Chinese music. However,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Manchu folk music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Manchu folk music, innovate its development paths, such as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of art forms, linkage with schools, expanded cross-cultural dialogu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systematic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ransforma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reinvigorate i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Manchu folk music;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责任编辑: 王建霞〕